

悬疑剧不为悬疑而悬疑

# 《沙尘暴》打造粗粝凛冽的“荒漠”美学

最近，由赵冬苓独立原创并担任编剧的国产悬疑剧集《沙尘暴》已开播。该剧凭借环环相扣的推理逻辑、粗粝凛冽的美学气质、复杂深刻的人性刻画为观众带来意外之喜。日前赵冬苓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

## ●从画面开始 把故事倒推出来

地平线的尽头，一轮火红的太阳徐徐升起。穿过漫天肆虐的狂风黄沙，2004年的西北边陲小镇缓缓出现在视野中。库鲁县第二供热站，火舌正无情吞吐着煤炭，突然间，一具裹满煤灰的焦黑尸体从高温锅炉中坠落。伴随呼啸而来的警笛声，一桩尘封8年的凶案由此拉开序幕。

这是整个故事的开端，也是编剧赵冬苓创作灵感的复现。“最早在采访的时候，检察官给我介绍了一个真实案件。案件的开头就是一具尸体从锅炉中掉出来，特别惊悚。”时至今日，赵冬苓已无法回想起听到这则消息的准确时间点，但她推测“大概是在2019年初，或者2018年的年底”，此后这一画面便在她的脑海深处扎根、生长。“这个故事和我过去的创作不太一样，过去都是先找素材，再找人物，《沙尘暴》是从画面开始，把故事倒推出来。”

在创作上，赵冬苓以高效著称。创作《沂蒙》时，她仅用17天便完成了20集剧本。面对自己的首部原创悬疑剧集，赵冬苓却打磨了6年之久。如果向前继续追溯，从对悬疑题材产生兴趣算起，时间可能更为惊人。“我一直很喜欢悬疑。最早看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后来日本和欧洲的推理剧、推理小说，我也都很喜欢，算一种业余爱好，但自己从来没想过写悬疑小说。前几年我和学生一起尝试合作了一部《冷案》，也属于悬疑题材。”

赵冬苓直言，“独立原创悬疑故事，《沙尘暴》是第一次。剧本从构思到创作历时3年，中间经历了两三次大的推翻修改，最终一稿是一两个月完成的。找主题和磨剧本花的时间比较长，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”

与多数悬疑剧将背景设定在东北或南方城市不同，《沙尘暴》将故事置于西北地区，苍茫的地貌特征与罪案发生地、不可触摸的人性紧密交织，打造出粗粝、凛冽的“荒漠”美学质感。赵冬苓表示，自己从一开始就想写沙尘暴，最早采访时，故事画面也来源于西北，所以最终将背景确定在了西北小城。

## ●被风沙啃噬的人性

“刚开始编写这个故事时，我就觉得不能为了悬疑写悬疑，不能只把悬疑当成一场推理游戏。如果无法找到主题，故事就难以成立。”

在赵冬苓看来，一个创作者不能只关心挺立潮头的成功者，还应该关心所有人的灵魂。“特别是在时代大潮里的那些落伍者和失意者，在资源枯竭的小城里，他们想走出去，却意外留了下来，这种挣扎和悲剧、这些人的痛苦和心灵，在剧中多有表达。”

出于对人性的观照，赵冬苓赋予了剧中每个角色完整生动的生命弧光。王良的扭曲、刘盈盈的隐忍、程春的被动等待……凶手不是单纯的恶魔，受害者也不全是无辜的弱者。在沙尘暴里没有精致的罪案现场，只有被风沙啃噬的人性与命运。这种对人性的复杂描写，让《沙尘暴》超越了普通的悬疑剧，更像是第一部关于生存与挣扎的作品。

赵冬苓坦言，“12集的容量里，设置了9到10个主要角色。每个人的来历、发展，都可以娓娓道来，这本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我们完成了。在短剧集里，用最经济、最高效的手段实现了塑造人物的目标。人物命运的重量最终决定了故事的叙事尺度。每个人的命运、每个人的故事，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翻转和发展，这很考验编剧的功力，我们做得还行。”

赵冬苓构建的并非简单的罪案迷宫，而是一张盘根错节的乡土关系网。陈江河既是当地守护小镇安稳的刑警，也与王良、刘盈盈、孙彩云等小镇居民是

“近邻”。当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时，最令人脊背发凉的不是凶手身份，而是每个角色如何在生存困境中一步步滑向深渊。“我最喜欢的是刘盈盈和孙彩云，刘盈盈有点像‘大女主’，自己做事自己当，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她身上有这种决绝的气质；孙彩云胆大妄为，充满戏精色彩。”

## ●继续深耕悬疑赛道

近年来，悬疑剧声势渐盛，不同剧集对于叙事模式的选择也各有侧重。赵冬苓认为，对于一部优秀的悬疑剧而言，“悬疑性是最重要的。目前有两种写法，一是观众不知道罪犯是谁，随着警察破案，逐步揭露谜底，这种方式对于创作者的要求比较高，如果观众比你聪明，很快就能猜出凶手是谁，这样就失去了观看乐趣。另一种写法是‘老鹰抓小鸡’式，一开始就把凶手告诉观众，叙事重点在于警察如何破案、如何斗智斗勇。”

赵冬苓更喜欢后一种写法，但是《沙尘暴》呈现出来的效果更接近于第一种。视频网站的热评中，不乏对于案件凶手的种种推理和猜测，“我也看到了网友们的‘猜谜’，很遗憾的是现在几乎没有观众完全猜对。前几天我还在跟导演复盘，这种写法究竟好不好。《沙尘暴》有点像‘福尔摩斯’，每个人似乎都有嫌疑，看谁都是凶手。对于一部分喜欢推理作品的爱好者来说，这是一种乐趣。估计到五六集时，大家能猜出第一个案子的凶手。为了确保每个破案环节都经得起逻辑推敲，我们磨了很久。”

《沙尘暴》的创作中，监制高群书和导演谭嘉言同样起到关键作用。“我和高导的审美趣味比较接近，他的风格偏向于凛冽粗犷，这是我们合作的原因。谭嘉言理科出身，逻辑缜密，对本剧的贡献也很大。像丁宝元从牢中出来后，原本着墨不多，逐渐隐匿在故事中了，谭嘉言又为其补充了很多戏份，填上了逻辑的漏洞。”

《沙尘暴》能否吹起一股“西北悬疑之风”？对此，赵冬苓谦虚回复，“不敢说，我觉得不一定。”但她较为肯定的是自己今后还会继续深耕悬疑赛道，“目前还有五六部正在创作、筹备中的悬疑剧集，体量偏短。作为编剧，我希望自己能写得越来越好，每一部都和上一部不太一样，不愿意在舒适区里写作，希望不断挑战。至于悬疑，我挺有兴趣的，有机会还是会写下去。”

综合齐鲁晚报、澎湃新闻

《沙尘暴》  
宣传海报。

